

“清热泻脾散”治疗小儿口腔疾病的体会

天津中医学院 奕克敏

笔者有幸随天津市著名儿科专家李少川教授临床十余年，临床亲眼所见李老用“清热泻脾散”治疗小儿口腔疾患疗效显著，屡治屡验。余每遇口腔疾病的小儿，亦多采用

此方加减，均获满意疗效。

小儿口腔疾病包括鹅口疮、口疮、口腔溃疡、口角糜烂等，是婴幼儿时期的常见病、多发病。因小儿有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

紫血块，尿无疼痛感，苔黄舌质红，脉弦滑。此乃湿热下注膀胱，阴络受损则血下溢，久则肝肾阴伤。先以养阴止血法进治，方用小蓟饮子加减。生地20g、生龟板30g、川柏10g、知母10g、木通3g、阿胶10g、小蓟10g、藕节炭20g、蒲黄炭10g、陈皮3g。水煎日一剂，服药6剂，血尿止，小便呈混浊淡黄色，活动后尚有轻度血尿，此为脾气不足之征，原方去知母、木通、藕节、龟板，加入党参15g、白术10g、升麻6g以补中益气，再服10剂，诸症皆消，活动劳作后亦无乳糜血尿出现。

数已久，经用上列各法无效，见腰酸腿软、耳鸣、眩晕者。

方用右归饮加减，有口干、舌红、阴虚内热者，去肉桂、附子、鹿角，加龟板、生地、知母、黄柏。

例4：徐××，男，53岁，工人。1988年9月3日来诊。患乳糜尿五年之久，追述其治疗过程，先以脾治，又以脾肾同治，均无效果。现患者除小便乳白混浊外，每天早晨大便溏泄，此乃肾阴不足，命门火衰，不能温养脾土之象。遂改用温肾补阴之法，药用肉桂3g、附子3g、熟地12g、山药12g、萸肉10g、肉蔻6g、鹿角10g、紫河车10g，水煎日一剂，连服10剂，小便颜色正常，乙醚试验阴性。

三、补中益气法

补中益气法，治疗乳糜尿迁延不愈，神倦乏力，稍劳或食蛋白脂肪类即加重者。

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。

例3：刘××，男，36岁，干部。1984年10月8日就诊。患乳糜尿三年之久，稍疲劳或食脂肪即发作，虽经多方治疗不效。察面色无华，神疲懒言，舌淡苔薄，脉细弱。此为中虚脾弱，清气下陷之故。投以：党参12g、黄芪10g、白术10g、山药12g、陈皮6g、升麻3g、当归10g、柴胡3g、炙草3g，水煎日一服，共服36剂，诸证消失，乙醚试验阴性。

结 语

本病的发生与脾关系密切，因脾主运化，有输布水谷精微，升清降浊之功能，古人云：“中气不足，溲便为之变。”当某种原因使中焦脾胃气不足，失去输布精微，升清降浊之功能，使精微化为湿浊，湿郁化热，下注膀胱，由小便而出，形成“白浊”，若热伤阴络，络损血溢，小便混浊夹血，成为“赤浊”。脾病日久，中气虚陷，影响及肾，造成肾阴肾阳不足，肾虚固摄无权，清浊不分，迁延日久可有形体瘦弱、精神萎靡等衰弱现象。临床治疗中，根据辨证，分别采用上述四法治疗，常可奏效。

四、益肾固摄法

益肾固摄法，治疗乳糜尿或乳糜血尿，年

足”的特点，所以口腔疾病多因心脾二经蕴热的上薰口舌为多，加之婴幼儿口腔粘膜及舌粘膜非常细嫩，不耐邪毒薰蒸，一旦发病多见实证。“清热泻脾散”是治疗口腔疾患属实证的首选方剂，此方出自《医宗金鉴》，原方是由山栀、生石膏、黄连、黄芩、生地、赤苓、灯蕊七味药物组成，方中黄连、山栀清心火、黄芩、生石膏可泻脾经郁热，生地凉血滋阴，赤苓、灯蕊引热下行，李老在运用此方时多去赤苓、灯蕊而易竹叶或木通，另善在此方基础上加辛凉解毒的薄荷、银花、连召和滋阴清热的知母、黄柏、花粉等药物，如粘膜溃疡面红而紫，也常加赤芍、丹皮等活血祛瘀之药物。以上药物并非每方尽用，而是酌情选用，现介绍本人用此方治愈的病案二例，以供同道参考。

例一：董某女 4个月 1939年9月初诊。

患儿出生后一月余，其母发现舌上两颊有白色块状物，似奶块但不易剥脱，经服用维生素及抗菌素均无效，渐波及下唇、牙龈及软腭，白屑不易擦去，重擦可见粘膜粗糙而红，患儿烦躁哭闹，每日只能进少量奶母及白水，大便秘结，小便少而黄。舌尖红，舌中满布白屑，指纹紫滞，证属心脾积热化火，毒邪上蒸，治宜清热解毒，泻心脾之热。处方：薄荷5克（后下）、银花15克、生地15克、生石膏15克、黄芩5克、黄连2克、知母10克、黄柏5克、赤芍6克、木通3克、甘草5克。服药四剂，白屑已退半，大便每日一行，稀软便，纳增神安，此为心脾积热渐解，上方生地量减至10克、黄连减至1克、加炒麦芽10克，继服三剂而愈。

体会：鹅口疮多发于身体虚弱和营养不良的哺乳期婴幼儿，现代医学认为本病是由白色念珠菌感染所致，祖国医学则认为多因胎热内盛或养育过温感受秽毒之邪而致。此例患儿素日穿戴过厚，加之乳食过量而致心脾火热上薰口舌，故初诊治以清热解毒泻火

为主，复诊时，因毒热渐去，故减寒凉滋阴之药物生地、黄连的剂量，加健脾消食之炒麦芽以顾护脾胃而痊愈。一个月后随访未再复发。

例二：李某某 男 5岁 1990年4月初诊。

患儿发热二天（ $T38.5^{\circ}\text{C}$ ），伴轻咳流涕，口腔溃烂，经肌注“青霉素”及口服“先锋四号”后，体温略有下降（ 38°C ），溃疡未愈。症见：两颊粘膜、舌下粘膜及唇粘膜均有绿豆及黄豆大小溃疡八处，烦躁拒食，大便三日未行，舌红苔黄厚，脉滑数。证属心脾素有积热复感外邪，治宜清热解表，通腑泻火。处方：薄荷6克（后下），山栀6克、豆豉10克、杏仁5克、连召10克、生石膏25克、生地30克、丹皮10克、黄连5克、黄芩10克、知母10克、黄柏10克、花粉10克、甘草5克、竹叶3克、川军5克（后下）。紫雪散一瓶，嘱紫雪散当日一次服下。上方二剂，服后热退咳止，体温 36.7°C ，溃疡面已缩小，疼痛减轻，能进少量清淡饮食，大便日行二次，为不成形便。效不更方，上方去宣肺解表之薄荷、杏仁、豆豉，因热势已退，生石膏减为20克、生地减为20克，川军改为同煎，继服二剂，并嘱多饮水，保持口腔粘膜湿润，防止细菌繁殖，有助康复，共服药四剂而收全功。

体会：此例患儿是现代医学所称的“急性溃疡性口腔炎”，多因细菌感染引起，属祖国医学的“口疮”范畴之内，患儿除口腔溃疡外，尚有发热，而且热势不减，毒热内炽则溃疡难愈，故应予退热为先，退热之出路，一为解表、一为通腑，表里双解，使邪有出路，单纯使用解表之剂则里热难清，故加之釜底抽薪的川军，使里热下达，实为“上病下取”之意，热减毒清，溃疡始能渐愈，复诊时因表邪已解，故去解表止咳之药物而仍以“清热泻脾散”为主治疗而愈，实乃治疗口腔疾病之效方。